

藝 新 集

加 爾 曼

馬
耳
譯

建 國 書 店

前記

「加爾曼」是一本很美麗的書，一部動人的故事。我記得七年前，一個寒冷的冬日的黃昏，在「城」一個書攤上買到牠。看到幾頁後，我便放不下手來。結果花了大半夜的時間，一口氣把牠讀完了。那一夜我一點也沒有睡，因為加爾曼的影子老在腦子內飄來忽去，好像在那裏地方見過的一個熟人一樣。

加爾曼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在一個曾經經過的男子的刀下，結束了那麼一個轟烈的生命——這也是個了不起的記法。作者梅里美(Mary de Meville)的寫這本書，也是用了一個特殊手法：加爾曼的生活無疑是一個悲劇，但作者在他的描寫中，沒有用一個感傷的字句，他很平心靜氣地，客氣地繪出她的輪廓，像作一張畫一樣。

梅里美(一八〇三——一八七〇)是一個歷史家和考古學家。在十九世紀初葉，法國現實主義勃興的時候，他便是那「實主義大師斯當達爾」(Stendhal)後的第二個人。他把小說看做是一種藝術，正如巴爾扎克把牠看做是歷史一樣。他對於他的人物，沒有絲毫的情誼成份(affection)。每一個人物，都是純粹客觀的藝術製作品，但他的故事，仍是以人的活動為中心。而這些活動，是經過他精確的觀察和科學方法寫到紙上去的。

梅里美不是一個小說家，而是一個歷史學家。他對於歷史的興趣，比他對於小說的興趣要大得多。他寫小說的時候，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住在一種極靜僻的鄉下，什麼參考書也沒有。書中有些巴黎的風光，都是他從報紙上看到的。他寫小說的時候，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住在一種極靜僻的鄉下，什麼參考書也沒有。書中有些巴黎的風光，都是他從報紙上看到的。

已期阿字和音卜西語，一時無處問難，普通的字典上也查不出來。沒有辦法，我只有應用我關於幾種歐洲語言不完整的知識，同時根據那些語根，加以猜測。如果有什麼錯誤，我想以後總可以修正的。

三一年八月尾 譯者記

等國國語辭典。是書因篇幅，只收人語，而略去物名，故其體裁，與普通辭典不同。其收錄之詞，皆係日常所用，而略去學術、宗教、文學、藝術等類。其收錄之詞，皆係日常所用，而略去學術、宗教、文學、藝術等類。其收錄之詞，皆係日常所用，而略去學術、宗教、文學、藝術等類。

然發出一層疑團。用消音字母拼讀時，就音以一種讀法，而字面則出於前綴。一層字樣，則與消音字母拼讀時，就音以一種讀法，而字面則出於前綴。一層字樣，則與消音字母拼讀時，就音以一種讀法，而字面則出於前綴。一層字樣，則與消音字母拼讀時，就音以一種讀法，而字面則出於前綴。

當一些地理學家把門達的戰場放到巴斯杜里奔尼去時——就是馬貝拉以北的數里，近時叫做塞達的那塊地方附近——我就常常懷疑他們不知道自己是的什麼話，依據我個人對於「戰爭的西班牙」的那著名作者的文章的解釋，之後我又從奧爾那公爵的豐富圖書館中得些材料，我認爲那塊塞達與共和國（註一）的選手們作過其注二標的戰地了。我們須得在塞達地附近去尋找。一八三〇年年初秋，我正是在安達路西亞的塞達（註二）：爲了要瞭解我手中關於這問題的許多難題，我作了一個較長的旅行。我不必印出來的一紙本小冊子，我相信用不會再許證實的考古學家的心中留下任何疑問。在還沒有把這便之發科學頭腦的歐洲斯樹連的問題，作一個最後的決定，我想請看個小小的故事，是決不會對於門達的地區的那個有趣的主林德相繼引起任何疑問。草。塞達的小冊子，與海峽的塞達，與塞達的塞達。

在科拉瓦（註三）數哩，一個偏僻的兩度島，同時還帶了一種一塞達皮頭和幾件細衫，作爲我唯一的一件行李，我便出發了。一八三〇年，我在加普那草原的發起部份園藝，被擄去，渴得要死，被當頭一太陽炙着的時候，我就把塞達和旁貝（註四）等英雄們搬到九重天外去了。這時，我從我所走過來那條路經過，看到了一塊小小的綠地，那兒那兒生着一些綠草和蓬萊，這說明附近有一道泉水。事實上，當我走近去時，那一塊隱約的草土，不過是一個沾泥而已。從細拉。區。加爾瓦河的兩個崇峻底前壁間的一個狹窄的峽，流出的一條小溪，在那兒便不見了。我手裏的細道，假如我朝上向前走幾步，我定可找到清潔和靜。

那時候，很少的知識和經驗，也許在大原則上感到正確，這與後來明白時，我的思想，往往相去不遠，也有另外一些錯誤，我看不見，而聽了二妻一面之詞，從而一錯再錯。當時，我對胡適與錢穆的認識，也

我還沒有走上山頂時，那軟弱的點點散開了，在我眼體呈現出一個天然的圓形圓錐形狀，牠完全被這絕頂的高岩而覆蓋着，沒有任何地方會像這兒能修築一個旅行客一個更滿意的休息處所，在這些垂直的岩石底下，嬰兒滾出來，落得地枕到一個小小的水渠裏去，河渠的旁邊是兩叢沙，白得像雪一樣，在八樓美麗的綠苔樹，風在這兒無法吹到，同時雙溪流潤澤着，就在溪的源頭旁裏起來，用牠們的莊嚴蓋着那源頭，在冰果的週圍也生着一片茂盛的草，在附近十里左右的客棧裏恐怕找不到像這樣的舒床。

將可獲一發現其美妙的處所，並不是我們人類所學得有一個人已經早是在這兒休息過，而且，無疑地，當我向那兒進發的時候，牠已經睡著了，牠馬嘶聲所吵醒了，牠站了起來，趕快走近牠的馬兒——這畜生利用牠生於幽憂的時期已經在附近吃了一些豐盛的草，牠的主人是一個中等身材的年青人，頗爲粗壯，面帶一種陰鬱和驕傲的表情，他的臉色也許以前很紅，不過因不愛風雨，弄得他的頭髮黑

所請之書奏准。命三子。各領一軍。是古往。羅馬共和國的政治家。和軍人。國會受大將旁貝之指使。令泰撒斯。以將軍之職。率軍紀元前四十九年。與兵與共和國作戰。始獲其勝。人皆于。一。一。一。

安達路西亞 (Andalusia) 是西班牙南部一大省。

（註）：此種「*sublimation*」係指潛伏了慾望，並昇華為高尚之「*sublimation*」。

思戶餅、北食、這和酒類等。

個二學識廣博的領袖。這老手固操縱三隻黃鸝籠，我也兼顧，在起初，這個人的輪和牠的一副羽翼面，使我非常驚奇，可是我並不相信牠能卸一頭的書兒，因為我只聽見說過，從來不曾遇見過他們的原故。而且，我曾親看到過許多老鳳的種田人，是付武裝地面而過去，所以，看到或聽，不足為判斷生人可以預之充分證據，並且我還想，隨帶我提帶楓杉和一二葉蔞些燕爾店之註一，的更話有什麼用呢？

所以這些泰然地舉了一個男，懷挾了那個有聲的大，同時我發笑地開了門之聲，是我認識他的午。他還帶四客，只共從頭到脚把我打量了一下之後，好像他的結論很滿意了。他對於我正在走近來的牆壁作了向好的注意。我發現我的體面而有點蒼白起來，同時那種花飾的象徵戲趣了個的勇氣。我還，這雖極其真精確；可是謹慎立刻告訴我，不要現出任何不安之色。我脫下馬，告訴我的輔導解了馬轡。于是我就能在最大的旁邊，把頭和手都放進裏面去。之後，我就做吉重的一個惡作劇的兵士一樣：我平平地躺在地上，很快地吸了一口氣，一分鐘之內，五分鐘之內，四分鐘。

可是，我居然還能夠偷偷地到了那機車和那生客。前者用了二種很明顯的證據的態度走了近來，而後者並不關聯持有反對我們的任何懷意，因為他又放鬆了他的馬，而他原來握得很平，「準備動作」的鎗現在也就離開不了手。此外，外面是沒有風，雲彩也看不見了，只有幾片薄雲在天上飄着。

我無心被警察察覺，付一下。對於我是非監獄值也沒有，所以我就躺在草上，很安穩地閉道恒繼續。

(註二) 這是路馬·真箇德藏書的一冊印刷所，存於一五八三——一七二二年。

的人，他是否有一個點火匣。同時我取出我的雪茄煙盒。這生人仍然沒有作聲，在衣袋裏摸了摸那匣子，

拿了出來，很快地爲我擦了一根火。他很明快地重得和氣起來，因爲他並過來在我對面坐下，可是既並沒有把他的武器放下來。我的煙點着後，我就選出我盒中剩下幾根好的，叫他，是否他也抽煙。

「抽的，先生，」他答着。這是他所說的第一句話。我注意到，他對王老五的豪奢，並不眼安達古西

亞人一樣。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斷定，他也是像我一樣，同是一個旅行家，不過少一點考古的興趣而已。

「你這煙煙槍很不順，」我給他一根真正哈巴那牌子的煙。

「謝謝，」他感激地對我點了點頭，點着了。我給他的那根煙，又體了一下腰來感謝我，於是用一種極虔誠意的表情吸

煙。這時，他漸漸地對了我，點着了。我給他的那根煙，又體了一下腰來感謝我，於是用一種極虔誠意的表情吸

煙。這時，他漸漸地對了我，點着了。我給他的那根煙，又體了一下腰來感謝我，於是用一種極虔誠意的表情吸

煙。這時，他漸漸地對了我，點着了。我給他的那根煙，又體了一下腰來感謝我，於是用一種極虔誠意的表情吸

煙。這時，他漸漸地對了我，點着了。我給他的那根煙，又體了一下腰來感謝我，於是用一種極虔誠意的表情吸

煙。這時，他漸漸地對了我，點着了。我給他的那根煙，又體了一下腰來感謝我，於是用一種極虔誠意的表情吸

煙。這時，他漸漸地對了我，點着了。我給他的那根煙，又體了一下腰來感謝我，於是用一種極虔誠意的表情吸

煙。這時，他漸漸地對了我，點着了。我給他的那根煙，又體了一下腰來感謝我，於是用一種極虔誠意的表情吸

煙。這時，他漸漸地對了我，點着了。我給他的那根煙，又體了一下腰來感謝我，於是用一種極虔誠意的表情吸

自己的馬底系統，牠是來自一個很有名的科杜瓦的馬系統：一個真正高貴的動物。牠很敏捷，正如牠的主人所說的，牠有一天一口氣跑了九十英里。在他的長篇大論之中，這客人忽然地住了嘴，好像是很驚奇而又抱歉他不該說了那麼多的話。

「那是當我正要趕路到科杜瓦去的時候，」他有點興奮地繼續着說，「我那時要打一場官司。」

「當他正在說的時候，他緊着我的指導安克尼。後者的臉是黃着的。」

「薩和泉水是如此地迷住了我，以致于我記起了我那幾片很紅的大腿，這是在家哥拉的朋友們我的導導的編織裏去的。我叫他取出來，同時請我的生客加入我的臨時野餐。假如不是他這種老成的話，他一定是起碼四十八小時不會吃這飯。他吃起來像一頭狼狼似的。我想，對於這個可憐的傢伙，我的樣子是非常仁慈。不過我的導導吃得很少，喝得很少，話簡直一句也不說，雖然在旅行開始的時候他是一個活潑的活鬼。我們的客人似乎使他說不出話來，同時某種的相互懷疑使他們不能靠近。這原因我決定不了。」

「最後一片的麵包和火腿都吃完了。我們每人邊抽了第三支烟。我命令我的導導裝上馬具，我打算告別我的新朋友了。這時他問我打算在哪兒過夜。」

「在我還不及等到我的導導做手勢之先，我就回答我是要向溫達。戴爾。貴爾華去的。」

「對於像新這樣的一個人，先生，那是一塊很不好的宿處。我也是到那兒去的。假如你准許我陪伴你的話，那我們還可以一塊兒去。」

「好的從。」當我關上我的房門，我答道：「我的驢——他正提著鞍轡——又向我做了一個手勢，我

安東尼說：「這些稿子，他的平安，那生家說日出的初陽，尤其是那樣一打氣的九十英里路的故事，以及他所提過的一些並不反對所讀的解釋，已經使我對於我的旅行形成一種意見了。我完全確定了。」

我現在是跟三個孤獨者在一個地方，這是一個人單獨。有什麼關係呢？我們離開那些人，從格魯特蘭已足够使我確實感到害怕，曾經和我相遇過吃補東西的人，是我現在邊前場而我聯繫一切意外的冒險，而且，我個復為真知道一個偏僻國底是使什麼的一條東西，第一危險人我可能每天天過得好的，同一個危險的人物在二起一定有些種族人之感，尤其當我們談到那些和舞歌化的時候。

我希望使得這生漸漸地相信我，所以，雖然我的雙眼在那兒張開，我拍談話的題目慢慢地引到盜匪上去，當然我是用了拿提之聲來引導他們的。那時在安達西還有一個著名的盜匪，叫做賽塞。瑪利亞，他的事蹟是有口皆碑，一個風流是和賽塞，瑪利亞在一起的話：『我對我自己說，我聽了我所知道關於這英雄的一切故事，當然從他的口裏』同時表示我們人對於他的勇敢和力量所起的崇敬。

「賽塞，瑪利亞不過是一個無賴漢罷了，」那生冷冷地回答說。

我希望使得這生客漸漸地信任我，所以，雖然我的雙眼儘在那兒張着，我拍談話的題目慢慢地引到盜匪上去。當然我是用了筆法來引誘他們的。那時在安達爾西亞還有一種著名的盜匪，叫做賽塞。瑪利亞，他的車騎是有口悅譽，一個風流和霍塞。瑪利亞在一起的話：『我對我自己說，我談了我所知道關於這英雄的一切轍事，當然從他的口邊上，同時表示我們人到主們的勇敢和大量所起的崇敬。』

「露露，瑪利亞不過是一個無動漢罷了。」那生客冷淡地回答說。

「他是拒絕老實話，還是自己沒有勇氣？」我問我自己。因為，當我把我的同伴望了靈望時，我便開始把安靈路路西亞許多城門上貼着縣子捕獲，瑪利亞的捕獲，應用到他身上來。是的，他就是那個人。金剛

滿浸荔枝，最後則是一盤蜜梅巴却。乾榴做的生菜。這三種味調得很強的菜，常常不得使我們要求一觀家裏拉活。這酒我們覺得非常可口。

我吃了晚飯後，我看到牆壁掛着一個曼杜林——在西班牙處處都可以看到曼杜林琴的——我於是就向那個招扶我們的女孩子，是番地龍彈一點。

「不能。」她回答說，「可是唐·雷賽彈得很好。」

「那末你唱一點好不好呢？」我對他說，「我很熱情地愛他們的民族音樂呢。」

「我無法拒絕這麼客氣的一位紳士，他剛才給我那末好的優待。」雷賽麗麗地地唱，同嘴裏接過曼杜林，他自己伴奏着唱起來。他的聲音很粗，可是倒頗悅耳。那調子是輕而奔放，至於那歌辭，我一個字也不懂。——

「假如我沒有錯誤的話，」我說，「你剛才所唱的並不是西班牙的曲子，聽給我的感覺頗像我在

那間聽過的「古爾里阿斯」，而那調兒也似乎是巴斯克話呢。」——

「對了，」雷賽麗一種陰沈的顏色說。他把她曼杜林放在地上，坐著，用一種非常憂鬱的表情看著那些快要熄的火炭，他那又高貴又凶惡的面孔，被小桌上的一盞油燈照着，更添記起了諾爾登的撒旦（註四）。

「我的朋友恐怕也是像他一樣，正望着他所離去了的天國——想起了他的罪惡所造成他的流放生活。我能

量地要記住，談起話來，可是他毫不回答，他是那樣地沒在他要聽的方面去聽，而只是

這時那個老女人已經在悄悄進來了。那婦人是從那房間用一張薄薄的面子，在窗上推開窗，轉過
那個小女孩子也跟著她到女子睡的一角去了。這時我的警覺站了起來，對我跟他一塊兒到馬房去，可是在
這兒，我總好像是聽醒了似地，用一個粗聲問他到什麼地方去。

『到馬房去，』我的標準回答。

『幹什麼呢？』馬吃的東西多的很好，唐在這兒，老爺會答覆我的。

『我怕老爺的馬會病了，我要老爺去看牠；也許他可以想想辦法。』

很明顯的，安東尼是想引我和我父親的話，不過我不願引起唐，唐的猜忌。在這種情狀之下，最好

的辦法看起來倒是要表示出極大的信任心來，所以我告訴安東尼，說是我對於馬的事兒完全是門外漢，同時

也很煩躁。唐，是塞因他一直到馬房去，但立刻就獨自轉來了。他告訴我，說是馬跟他一點關係也沒有，

不過那警覺把這事情看得如此地具體，以致於把自己的心說出來在他身上，覺得牠是汗毛，並且還

要繼續擦一擦衣。可是立刻就躺臥在我的毛毯底下，把大衣在身上裹得緊緊的，以免和他們靠近。唐，

覺得他加在我們附近這道歉以食，他在門的前面睡下了，把臉重新裝了，一件，並且還很小心地把他放在

紙袋裏下面——這東西他用做枕頭。五分鐘以後，我們互相說了晚安，就沉沉地睡去了。

我相，在這種見的一地地方，我已無從想是可以睡覺的。不過，一點鐘以後，一個非常不愉快的事

把我從初國中弄回來。當我一讀，這使人不快的來由時，我就站了起來，很確定地相信與其在這個陰惡的
環境中，就不如到外面去走走。我用腳尖到門邊，路過與真正舒服的街。養病，終於走出了
門外，沒有帶他。他是在門邊有條木鐵子，我在這上面站，並可能把這一夜舒服地過去。當我
要上樓去，上我的房間時，我好像看到一個人和馬的影子在我面前走過去，而且一點聲音都不發出來。
我聽到了，我聽到了，我聽到了。我很喜歡他在這個時候看到他走出馬房，所以我走上前去來看他。
他看到我走近來時，他就停下了。他立刻站直了身體，站著不動，他好像是一塊石頭。
「他在什麼地方？」安東尼低聲問，「他好像是在安東尼，他好像是在安東尼，他好像是在安東尼。」

「在文雅：他正在睡覺呢。他一點兒也不害怕，你為什麼把馬牽出來呢？」安東尼問。
於是我就到了安東尼，爲了怕馬離開馬房時弄出聲音，很仔細地，像布片把馬蹄包住了。

「你看他，一點兒，我的天，他說：『你不知道那傢伙是誰。』他就弄壞了，那傢伙，安東尼問。
「他弄壞了的大樣。我一整天對付他，你一點，不。」

「大樣不大好，跟我的什麼關係呢？」我問他說，他又不會過我。我還可打賭，他從不會有這
的。」「五十年，他從沒去過，他從沒去過，他從沒去過，他從沒去過。」

「好，他是怎麼有這名字（西班牙名字）的？他好像他的頭呢。我知道在五哩左右的一塊什麼
地方，他好像他的頭呢。我知道在五哩左右的一塊什麼地方，他好像他的頭呢。我知道在五哩左右的一塊什麼

那麼地停步，而都不敢走近他。

「你是幹的啥子事兒？」我說：「這可憐人惹了你什麼呢？你一定要學發怒？而且，你能確定，他說

時你所說的那強盜嗎？」

「絕對確定。剛才他跑到馬房去，還說：『你似乎認識我，假如你告訴那位先生我是誰的話，我將

你的頭子扯下來的！』跟他在一起吧，老爺，你

什麼？只要你在那兒他決不會懷疑的。」

當我們正在談的時候，我們已經走開了客棧好遠——那裏面恐怕沒有誰能認出我是馬蹄的聲響。」

「安東尼取去了那路上的包裹物，準備騎上去。我用新求，甚為管用，攔止住他。

「我是一個窮人，老爺，」他回答說，「我捨不得失去那兩個丟失的呀，尤其是當我能為這地方除去

我，他是已經趕不到。你自己去想辦法吧。」

那王八蛋已經是上了馬鞍，而且還騎起他的馬來，——會他就在黑暗中消逝了。

我的驚嚇使得我非常煩惱，非常地不安。想了一會兒，我決定了一個辦法，於是我再近著棧來。唐，

這還是睡著的；無疑地，他是在昨夜他過去幾天所睡著和戒，在把他弄醒以前，我不得不粗野地亂搖

他幾下，當他抓他底鎖時的那副兇惡的面貌和行動，我將永不會忘記——那輪，為了謹慎起見我事先就夢

醒了一會兒，——我夢到那期期，在夢了許久，才夢到有一個人到那裏，而

那期期，在夢了許久，才夢到有一個人到那裏，而

那期期，在夢了許久，才夢到有一個人到那裏，而

那期期，在夢了許久，才夢到有一個人到那裏，而

那期期，在夢了許久，才夢到有一個人到那裏，而

那期期，在夢了許久，才夢到有一個人到那裏，而

「先生，」我說，「我要請你原諒，打擾了你。不過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要問一下。你是否願意看

到半打的新兵到這兒來呢？」

他跳了起來，用一種很驚慌的聲音說：「誰告訴你的？」

「你且不要管，來源何在，這忠告是很好的。」

「你的擔憂盡了我的密，他將要揭着他的報應的，他在什麼地方呢？」

「我不知道。我想是在馬房內，不過有一個人曾經告訴過我——」

「誰告訴過你？也許是那個老女人吧？」

「我不認識的一個人。不要多說吧，你是否有什麼理由使你覺得這些新兵士大概有的話？萬生

就不要耽誤時間——假如沒有別的話，那就晚安，同時我請求你原諒我叫醒了你。」

「啊，你的教導——你的教導！我起初就有點懷疑他，可是我總有一天跟他算賬的！再會吧，先生。」

上帝爲你對於我的恩惠而祝願你吧。我並不是像你們所以爲地那樣壞。是的，在我的心裏還有幾樣東西，

值得一個正直的人來同情。再會吧，先生，我只有一件真抱歉，那就是我不能夠報你的恩。」

「對於我所盡的一點微勞，唐·霍塞，請答應我不要懷疑任何人——不要作報復的打算。聽着——這

兒有幾根雪那送你。祝你一路平安！」——於是我把手伸向他。

他拉着我的手沒有回話。他拿起他的鎗和行囊，跟那個老女人用方言說了幾句，我聽不懂的話以後，

於古代門羅有她的消息。那兒和善的樹木們招待得異常寧靜，就以我就住在他們的修道院內；只有在晚間

我才走出城來，在科杜瓦，日落的時候，在瓜達爾河（註二）右岸的碼頭上總是有些流落漢在散步。這兒

我們可以聞到製皮革的味道——這仍然保存在這地方皮革的名聲。可是，在另方面說起來，我們在這兒倒

也可以看到一些值得的風景。在安班留斯（註三）還沒有敵的前幾分鐘，許多女人就在河岸上，非常瀟灑

的碼頭的近頭集攏來，沒有一個男人敢夾雜進去。不一會兒，安班留斯戰起來了，這是表明夜已經下來，在

在這鐘的最後一響的時候，一切女人都脫下衣，全都跳進水裏去，於是升起了叫聲笑話，一種喧天的大廳

，在碼頭上，男子們呆望着這些洗澡的人，呼着大膽的望她們，可是望不了多少，雖然如此，她們白色的

，模模糊糊的，形體在河中溶混，藍色閃光水中還是可以望得出來，使得有點詩意的人也怕嚇覺到；而且，只要

用一點兒想像，很不容易把她們當做薩那和維的仙女入浴圖（註四），並不要害怕連帶亞克東（註五）的同伴

聯命運。我這聽到說，有一次，一些無賴漢買通了那教堂敲鐘的人，叫把比平時早敲二十分鐘，雖然那時

（註一）天主教裏的一種派別。這裏面的僧人通常是穿黑衣。

（註二）從直布羅陀口流入到西班牙的一條河。

（註三）天主教做禮拜的一種晚鐘。

（註四）薩那（Sana）是希臘話中的女神。

（註五）亞克東（Akton）是希臘話中的英雄，在薩那入浴時幫助了她，於是成了一頭鹿，被他自